第四章 父慈子孝

——兒女與晚輩對父母的孝思

追憶父親李浴日

李仁師

2014 年 1 月

我對父親知道的太少了，他去世時，我才 16 歲。

我的父親李浴日，在 1920 年時，是雷州家裏唯一能幸運到廣州讀中學，然後到上海暨南大學讀行政管理的一位。在 1932 年的“一• 二八”事變，他被日本人關進了監獄廿余天，也受了不少日軍的折磨，很幸運的是，他活著出了監獄。

即使受過這些災難，當他大學畢業，有機會留學日本時，他毫不猶豫，去東京的中央大學讀了四年書。他要知道日本爲何強大，要把他們行政管理的優點，帶回中國，讓中國強起來。

在日本他偶然看到一本《孫子兵法》的書，這改變了他學習的方向。在日本讀書時，他已經寫完《孫子兵法》新研究的初稿。後來寫了更多關于軍事理論的書籍。1946 年，他已經感覺到，世界的兵學，尤其是在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看到的，只是殺人滅國的兵學。 當有了原子彈，全人類更有可能全被滅亡，他大聲疾呼，世界應實行中國的救人救世的兵學。

1. 曲江出生

我出生于抗日烽火紛飛的上世紀 40 年代，廣東省政府臨時省會曲江。那時日本正在轟炸曲江，因爲父親是研究兵學的，我被命名爲仁師。當時，父親剛從日本留學畢業回國不久。他跟隨廣東省國民政府主席李漢魂，在省政府擔任編譯室任主任，同時被

選爲省政府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由于日軍侵占廣州，省政府臨時遷往粵北韶關辦公，父親也隨即遷往韶關工作。

我出生時，母親賴瑤芝在省兒童教養總院當秘書，也在廣東婦女生産工作團墾殖區工作（主任吳菊芳），還選任廣東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我母親是羅定縣（今羅定市）人，畢業于中山大學農學系。由于工作繁重，經常要上前線慰勞傷病患者，十分危險，出于安全考慮，母親只好暫時留在家裏帶我。這樣我在曲江度過了將近四年的幼兒生活。

2. 客路童年

1944 年炎炎之夏，日軍企圖打通湘桂交通線，進據省會韶關，粵北形勢頓現緊張。爲疏散人口，父母只好帶著我回到他們在雷州的老家客路鎮後坑子村暫時避難。

粵北至雷州，有 600 多公裏的行程。那時的粵北，道路是相當的坎坷難行，大部分都不通汽車。我們只好坐在自行車的後座，經過長途的顛簸，終于回到後坑子村。

後坑子村的老家，分新、舊兩個地方。舊屋是祖屋，位于古巷。新屋是剛建築不久的二層小洋樓，位于村前。門樓的題字，是由于右任先生所題，我們住在新屋。

父親把我們安頓好後，由于戰事緊急，三天後，風塵仆仆奔向桂柳線，我與母親只好留在雷州住了將近一年。

母親帶我回後坑子的老家時，伯母鍾玉英及村裏人都非常喜歡我們。當時我剛回雷州，她說我已經 5 歲了。春節一過，她又說我 6 歲了。原來農村人是以虛歲計算歲數的，其實我只有 4 周

歲多。那時我十分調皮，喜歡爬樹，也喜歡爬上柴堆上玩耍。伯母生怕我摔下來，摔傷了，便拿著小棍子裝作趕打的樣子。我見伯母趕來，連忙走開。伯母做了一個鬼臉，說了聲“調皮鬼”，我哈哈哈的大笑起來。這些細節，是 2011 年我返雷州時，曾聽伯母親口這樣講過的鄉親們這樣告訴我的。

在雷州的那段時間裏，我與母親除了住在後坑子村外，還到“洋界”太平圩（廣州灣法租界，今屬于湛江麻章區）伯父李春秀那裏住了一段時間。

伯父在“洋界”太平圩有一個商號叫做“裕祥莊”，做“蒙盤”（雷州話，即暗盤，相當于民間期貨交易）生意，亦兼營片糖、花生油等。“裕祥莊”在太平圩算是一個較大的商號，雇員有 10 余人，其中就有剛結婚不久的伯父的女婿黃榮身，我叫他姐夫，他是堂姐李麗華的丈夫。伯父爲人誠信，生意還算不錯。

3. 追憶父親

父親是一個熱愛家鄉的人。在大陸工作的那段時間裏，他身上的工作雖然繁重，但經常想著爲家鄉的父老鄉親辦些實事。

母親告訴我，父親在擔任廣東省參議員期間曾經寫過許多議案。其中就有一份就是關于家鄉民生和水利建設的。

特侶塘是雷州半島最大的一口人工水塘，灌溉面積 1.7 萬畝，是雷州東洋的農業生產的灌溉樞紐。但因爲泥沙淤塞，塘底變淺。造成旱澇災害，周圍老百姓爲此糾紛不斷。父親急老百姓之所急。1942 年春，他利用參加廣東省臨時參議會第 6 次會議之機，撰寫了《關于提請省政府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增

糧食而利民生案》提案。提出從根本上解決特侶塘問題的計劃：“（一）清浚塘身；（二）築平水壩；（三）疎通三横九直沙。然時逾八載，迄未實行。在此抗戰建國期間，爲免年年犧牲多數壯丁，以保國力，解決多年水患，以增糧食産量。據水利局估計，每年可增十六萬市擔起見，自有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的必要。方法：（一）請省府從速撥款二十萬元，督飭建設廳于本年冬來施工，先將平水壩築成。（二）水壩築成後，再行籌款，清浚塘身和河道。”這個提案經省參議會和省政府研究，均獲得通過。省政府據此制定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派各專家並飭珠江水利局派隊測量設計完竣，計工費八百萬元。分向庚子賠款委員會及省行商洽貸借，並由受益田畝攤派和向第八區專署督同當地縣府速組水利協會並會同珠江水利局組設工程處辦理。”現在，這件提案還保存在廣東省檔案館裏，見證他關心家鄉民生和水利建設的曆史。

父親對家鄉文化教育事業也特別關心。爲滿足家鄉人才培養的需要，悳與家鄉名流捐資創辦私立建設中學，這是他爲家鄉所辦的另一件大事。1947 年，他在蘇州倡導建設《孫子兵法》紀念亭的同時，還與春熙伯（縣教育局長，我的堂伯父）、蘇六民（《雷州民國日報》社社長）、李子舜（曾任海康縣黨部書記長、海一中校長）等人組織發起籌建海康縣私立建設中學。悳把自己的節余和《孫子新研究》等著作的稿酬捐獻給家鄉的教育事業，反哺父老鄉親的養育之恩。同時向社會公開籌措辦學資金，創辦教育基金會。當年就把學校創辦起來了。位于雷城內福音堂附近，當年就開始招生。這是一所初級中學，只招收初中班學

生，聘請中山大學畢業生周文龍擔任校長之職。學校設立後，他又爲中學捐助圖書，還被聘爲本縣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此外，他還捐資擴建客路國民學校（今客路小學），爲改善學校的教學條件做出了貢獻。

正如李龍先生在《李浴日的桑梓情懷》所說：“他用那感人至深的關心家鄉民生建設和教育事業的實際行動诠釋著他那熱愛鄉梓的樸素情懷。” （作者爲雷州籍留美院士）

4. 情牽家鄉

1945 年夏，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母親接到父親的來信，要我們離開雷州去靈山（今廣西靈山）等待他來接，准備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我們只好告別後坑子村。

我們從後坑子村來到太平圩後，在那裏過了一夜，第二天便出發了。那是一個夏天的早晨，天氣很好。送我們去的人除了一個受雇的自行車夫外，還有一個就是榮身姐夫。母親坐車夫的車，我則坐在榮身姐夫的車上。

根據行程安排，我們先到雷州半島西海岸邊的楊柑鎮各佐伯（即陳各佐，遂溪縣民團團長）所在的村莊，從那裏下船去北海，然後再去靈山。1984 年母親給雷州玉英伯母、榮身姐夫等人的信裏還特別提起這件事：“我離開太平時是坐單車去北海，我至今記得真切，真是爲我踏單車的人辛苦了，榮身送我，我也記得。先到北海各（佐）伯處再往靈山。”2011 年 3 月我返雷州會見榮身姐夫時他也特別提起這件事，也謝謝他，幫了這個大忙。

1950 年，我隨父母親經香港去了台灣。在台灣完成學業後來美國留學並定居美國。我雖定居美國已 50 多年，但我始終眷戀著對我的成長具有重要影響的故土雷州。

2011 年 3 月初，我返回台灣。15—18 日，我從台灣重返闊別 67 載之久的雷州。在雷州短短的三天時間裏，我受到雷州市人民政府和雷州父老鄉親們的盛情款待。那天天氣晴朗，在春風和煦的春早，我回到了後坑子村。在那裏瞻仰了李家的祠堂,祭拜了祖先的墓塋，參觀了祖屋，看望了黃榮身姐夫一家。淳樸的父老鄉親們濃濃的情意令我十分感動。在李龍先生寓所，我還見到了一份舊報紙，那是 1941 年 4 月 13 日的《雷州民國日報》。這份舊報紙介紹我父親出版的三本新書：《閃電政治論》、《新縣制設施大綱草案》、《行政單位科學管理研究》和介紹您在《滿地紅》雜志發表的著作《戰後新廣東建設問題》等。說明當年父親雖盛名于外，在家鄉卻也同樣的令人矚目。

記憶中的父親和編輯後記

李仁雄

2013 年 11 月

兒時大陸記趣

我出生於南京。當時父親任職於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三歲前與父母在南京和上海住過。雖然年紀小，讓我記憶深刻的是父母帶我去過南京中山陵和上海黃浦灘，那是 1948 年左右的事。

只記得中山陵有好多好長的大石階，由於父親是 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一生熱衷於 國父兵學思想的研究，從 1941 年起就在不同的刊物裏發表過對國父戰爭思想研究的論文，並於 1942 年出版《中山戰爭論》，1948 年出版《國父戰爭理論》。他一直希望能以國父三民主義的政治和戰爭理論來建立中國現代的戰爭思想體系，來發展中國的實力與鞏固國防；由反對帝國主義的過程，進而發動打倒帝國主義的大戰爭。我於 2008 年舊地重遊，對三面環山，林木高聳中的 國父陵園感到至高的崇敬和莊嚴，看到一個中國近代的偉人能安息於此與日月同光，感到無比的喜悅和讚歎。

對黃浦灘的印象是江邊的許多的高樓和滾滾江水。1948 年正是國共內戰開始緊張，國家財政陷入危機和社會動盪不安，那時父親忙於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籌建的工作，經常在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進行募款。據母親說，到上海時是借住在同宗李漢魂伯伯的上海公寓，大概就是在黃浦江附近。再踏足此地時是

2005 年和 2010 年了。看到現代化的上海，人們生活的安定進步，不亞於世界各大都會，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不可同日而語。

兒時台灣記趣

父親於 1950 年攜家眷從香港乘輪到台灣，輪船到達基隆港後，所有乘客都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才能下船。由於已在擁擠悶熱的船艙裡等待了一兩天，我卻迫不及待的跑到甲板上去溜達，那廣闊的碼頭和晴朗天空如今還印在我的腦海裡。

我們開始住在汐止，後來搬到中和鄉（現在的永和市）。父親在竹林路蓋了一棟竹枝披檔的房子，那就是我們在台灣的家。“竹枝披檔”房子的牆壁是先用竹枝編成框架，再填入泥漿，乾了以後，外牆扶上水泥和內牆扶上石灰而成。為什麼要蓋這樣的房子呢？第一當然是比較省錢，但其實是因父親根據過去二、三十年裡抗日內戰不斷遷徙的經驗而作的決定：他認為國軍必能在短期內反攻大陸，所以不需要蓋個堅固的房子。後來不夠住，才加蓋了一間用磚頭做牆的書房，當作他起居辦公的地方。說也奇怪，這棟主房竟然能經歷多次颱風大水（如八七水災）而不被摧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台灣能夠安定的發展，是有它天時，地利，人和的優點的。

我們家距離淡水河大約有半哩路，台灣夏天非常的熱，父親經常獨自去河邊游泳，我在田野竹林裡玩耍常在田間小徑遇到他悠哉悠哉踱步而行，他穿的游泳衣很時新，是連身式的，有如女式泳裝一般，它的好處大概是不必攜帶和換裝。偶爾也帶我們一家人去爬山和釣魚。

大概五、六歲時，他帶我一起去花蓮辦事，我們是搭火車從台北去的，住在一家港口邊上面對太平洋的旅館裡。能出去玩，能坐火車，能住旅館，能看船看海情景，有吃有喝的，回想起來則是他對我們小孩無限的愛心。

父親是廣東人，所以對吃是很較講究的，也有一些特別喜好。母親的烹飪手藝不錯，能做酒席般的美味佳餚，所以父親的身材一向都是偏胖的，大概是吃了太多紅燒蹄膀之故。由於經常用腦過度，母親得要燉些豬腦、牛腦、峰幼蟲之類的東西給他滋補。一盅兩件的飲茶也是他極為喜歡的。記得有一次他帶我出街辦事，就順便在衡陽路附近的新陶芳飲茶。

父親維持家計，大部分是靠賣他出版的書籍。有一次大概是銷路不錯，他帶我去新生南路上一家上海西服店裡，買了一頂帽檐很寬和帽身很高的那種西式尼氈帽。那自然是當時很摩登的款式。雖然生活清苦，父親還能保持苦中作樂，自我獎勵和不斷嘗試追求新東西的精神。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注重的。他送哥哥去當時最好的私立強恕中學，送我去台北市南海路的國語實驗小學就讀，因此我們後來都能考上有名的師大附中就讀。父親的思慮與安排，足以證明他一生都是有理想，有遠見的文化人。

政府的撫卹

父親於 1955 年因腦溢血過世。他不是現職軍人，但他隸屬於反共救國軍第二總隊，負責金門防衛司令部《戰鬥月刊》的編輯和出版。所以在他過世後，我們一家得以依靠政府發給我們九年的軍人撫卹金維持生活。之後，國防部還來函告知母親可將我們

五兄妹們送去蔣夫人主辦的華興育幼院去就讀，那時我們分別是十五歲、八歲、六歲、五歲和兩歲，然而她沒有接受，卻獨自扛起養育她兒女的重任。學校裡也發給我們「革命抗戰功勳子女」的助學金。可見當時我們的政府是多麼的文明。在國家那麼艱難的時期，還能無微不至的照顧軍工教人員遺族的生活。不僅母親，國家對我們培育之恩，我永遠銘記在心。

父親和他的哥哥

根據父親的年譜，七歲（1915 年）入學於家鄉一所私塾，十八歲（1926 年）就讀於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二十歲（1928 年）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二十五歲（1933 年）赴日深造，二十九歲（1937 年）從日本中央大學畢業歸國。在他這漫長的求學的日子裡，據母親說他在外地讀書的費用，都是靠他的哥哥春繡（我的阿伯）的支助。阿伯是個成功的期貨商人，他在廣州灣太平圩做生意，商號叫裕祥莊。我想他是最先了解父親的天份而能無保留的栽培父親的人。大陸淪陷後，父親寫信要阿伯經富國島隨國軍撤退來台灣會合。記得他們在家中用雷州話聊天，興高采烈親密的樣子是筆墨難以形容，他們手足之情是不言而喻。我也深深的記得他的仁慈，阿伯偶爾會做些雷州精美的甜食給我們吃，也經常會給我幾毫紙買零食。在父親過逝後，當時因在台灣謀生困難，不久他就去了香港而隨後失去聯絡。2010 年透過網絡的資訊，我們兄弟能和他在大陸的後代再取得聯繫，阿伯的家族人丁茂盛，共有八十多人，分離一甲子之後，一下增加了這麼多的親戚，實在人生一大歡喜的事。

父親的朋友

父親在 1941-1948 年間創辦和主編《世界兵學月刊》，1951 年出任《實踐月刊》總編輯，1953-1955 年間主編《戰鬥月刊》。他能夠長久的做這些事，主要是這些刊物都有明確的宗旨和他有以文會友君子之風，也因而能有繼續不斷的高水準稿源。在我的印象裏他是個溫文爾雅、沒有脾氣的人，但我不記得他否口才很好，可是他認識的人可是三教九流、將軍小兵都有。父親好朋友說過：「他的交友重於精神的結交，絕不偏於物質金錢來往，他所做的工作亦然，所以一生清寒。如他與我的關係亦完全義務的，他對待人是誠心誠意，並不一定為了金錢或物質，他所研究的學問，亦是枯燥無味的理論，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喜交友，最重恩義，樂為他人表揚長處，友人有了事故，為友代勞盡力做到。」我想這些才是使他能夠一生能忠於職守，不斷奮鬥的真正原因。

父親過世後，他的朋友們還設立了一個教育基金會籌募了一些錢，幫助我們讀書。有很多同鄉、舊識、文化人、軍政人經年不斷來看訪我們。有一青年人每年來訪後還要在父親遺像前鞠躬。有個年長落難同鄉赤腳而來。他們的名字我都記得，只是人數太多，不及在此備載。

林夏伯伯送給我們一副對聯：「奇才秉筆春秋義，兵學遺書天地心。」一直都掛在我們的客廳來，當時也不知它的涵義，現在才了解這是對父親的深厚認識和推崇。1976 年，父親好友胡遯園先生在《廣東文獻季刊》上發表了〈「傻人千古」李浴日〉一文。2002 年，蔣星煜先生在《聯合》雜誌上發表了〈李浴日的全魚席〉（記敘了 1947 年間他們相交往的經過）。這分別是在父親

過世後二十一年與兩岸分隔後五十五年的事。父親能有這樣的朋友，若他在上天有知，也會含笑欣慰了。他們的恩典，有如父親一般。

線裝古書

最近再讀吳文曉伯伯的〈浴日的中學時代〉一文，其中有這樣的記述：「再從他在（廣東）一中時候所閱讀的課外讀物來說，當時一般中學生，除一些左傾份子喜讀郭沫若、成仿吾等匪黨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數的學生都愛讀《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奇怪的是浴日卻與眾不同，他的書架上除了教科書外，放滿了周秦諸子、《左傳》、《四史》、《菁華錄》之類的線裝書，其中他常常看的記得是《孫子》，以一個初中學生居然閱讀這些線裝古書，我富時頗以驚異的眼光來看他，因為我對這些書本很少涉獵，和他雖然是日夕相處，卻沒有談過這些書之事。後來他譯著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出版，我從這件事聯想起來，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學是淵源於中學時代，不是一朝一夕內成就了。」

沒有想到父親在中學時代就喜歡研讀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和《孫子兵法》了。我中學時代只讀過《論語》、《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古書，其後所接受的則是全盤的西化教育。相比之下，真是有很大的差別。大概人人都有不同的境遇：父母的期待，教育的機會，個人的目標，和時代的背景都是重要因素。在全球化和經濟掛帥的今日，好像大多數人都要在高度競爭的環境裡，憑學識，技能，勞力和經驗來謀求更好、更安定的生活。有機會和有興趣去讀中國古書的人想必越來越少了。

為瞭解、整理和翻譯先父的著作，我必需詳細閱讀他寫的文章。他的文章大多有明確的主題，他善用成語，所以文字簡潔有力，加上能引經據典的作對證，用邏輯的方法來做結論。讀他每篇文章，都有行雲流水的感覺。鄉親李龍先生也是《李浴日全集》編輯委員，在我們的書信往返中，他作過如下的評論：「浴日伯的文章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這一點我相當確信。雖然距今已過去了數十年，但奉讀他的文章，一點都不覺得有過時感，相反，有諸多關於中國和世界形勢的判斷對今天是極有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的。」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父親有中國國學的根底和科學的知識，能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分析事理的精神——不論主題是兵學、哲學、政治或行政管理。他這麼說過：「兵法家的思想，是科學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是科學的思想。不獨政治家的思想，應是科學的，即行政人員的思想，亦應是科學的。而科學思想的養成與科學的方法的獵取，則有待於精勤的研究。」

據最近國內報導，有新世代教育轉型一說：不少書院（中小）學生不學算術，不學語文，只念古書。他們的家長和老師都認為最有價值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這真是一個精神震撼。我不是教育家，不敢對此種轉形妄自下斷語。我個人在不惑之年才有機會一覽中國經典：《老子》、《莊子》、《荀子》、《墨子》等書，自覺在人生觀上受益不少。初讀甚覺困難，但藉由網路，可以找到不同學者專家們的解說，很快的也就能比較深入瞭解他們的哲學思想了。如今我們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習我國歷代經、史、子、集之類的書籍，去了解我國傳統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來擴大我們的視野，加強我們作為現代人的精神力量，來充實我們

作為優秀的世界公民的能力。基督徒，讀聖經；佛教徒，讀佛經；回教徒，讀可蘭經；…… 那麼，中國人應讀甚麼呢？生活在世界村裏，要取得領導地位，我們不能全盤西化，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習、確保和發揚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

學習《孫子》

在〈一問一答談《孫子》〉一文中，父親和友人陳先生有下列的問答：陳：「讀《孫子》需要甚麼先決條件？」李：「先要有各種基本智識，有了哲學、軍事、國防、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歷史、心理、地理、物理、偵探等基本智識較易了解。」陳：「是否缺乏那些基本智識也可以讀？」李：「當然也可以，不過不易了解。從前我在廣東時，曾見到一個十三歲小學生能夠背出全部《孫子》。歷代文人多精通《孫子》，故能出將入相。就軍人說，做學生時讀《孫子》，不如身經百戰後讀《孫子》；在後方讀《孫子》，不如在前方讀《孫子》；在家裡讀《孫子》，不如在陣中讀《孫子》。」…… 陳：「我是一個初學《孫子兵法》的人，究竟研究《孫子》要用那種科學方法？」李：「《孫子》是一部古書，要研究它，須有科學的方法，如演繹法，歸納法必須懂得，尤必須懂得黑格爾的辯證法。……」…… 陳：「你從前說過：『兵學的盛衰，恒決乎國家的盛衰。』有甚麼證據？」李：「我當然不是憑空而發。歷來重文輕武的朝代都是衰弱，甚至亡國。……不特武學校要講授《孫子》，即文學校亦應講授《孫子》。《孫子》是我們民族的兵學，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結晶，我們要發揚它，我們要活用它！」這些話代表了父親對研讀《孫子》的看法和提倡兵學的呼籲。

幾年前我開始研讀《孫子》，為的是想把父親《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譯成英文。有位朋友對我說：「《孫子》不是顯學，在國內並不熱門。」當時我不以為意，也未加以深思。然而幾年來研究《孫子》，更讓我覺得瞭解孫子的兵學原理和原則，不但可以增進個人智識和修養，而且可以運用於各行各業，如國防、外交、商業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大凡一位成功的領導人，都需要有明確的願景和策略，乘勢待時、隨機應變的能力，知人善任和快速、精準的執行方法。這些特質是可以從學習《孫子》中萃取鍛煉的。

編輯後記

今年一月，小弟仁繆與我商量在美國出版一部新版的《孫子兵法新研究》，當時我覺得該書新版在台灣大陸都已被翻版出售，似乎沒有再印的必要。澆了小弟一頭冷水，事後心裏感到非常歉疚。然而三、四個月後他跟我說要出版《李浴日全集》，我則為他這一勇敢的建議感到震驚，這個構想就是《李浴日全集》此書發行的開端。

父親好友王藍先生在他 1957 年發表的〈戰鬥一生的李浴日〉文章裏有這樣的記述：「…… 為了紀念浴日先生，我們今後必須再在文化清潔運動上多多努力 ！除了這幾點，我還希望大家集合力量，早日出一套『浴日先生全集』，將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印，以流傳後世。因為他那些作品，是應該流傳，值得流傳的。……」事隔五十六年，現在我們終於完成他的構想，讓我感到萬分高興。

《李浴日全集》共有四冊，總共有兩百萬字左右。前三冊是父親的著作和他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寫的文章，其中記載了不少中國人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對抗時經歷過的光榮和苦難，這些資料能讓人們學習如何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第四冊是親友寫他的紀念文章或對他著作的研究。

在此要感謝所有長輩和朋友過去給我們在各方面的支助和鼓勵，更感謝國家撫卹我兄弟姐妹長大成人。這部全集之所以能夠成功的出版，是許多朋友的支援和我們兄弟姐妹和家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但特別要感謝兩個人：一是這部全集的發行人，我的小弟仁繆，在他家人一致協同參與之下，任勞任怨的如期完成了此一艱鉅的任務。沒有他的創意和領導，這部全集是不會呈現在讀者眼前的。二是與我共同負責編輯的鄉親李龍先生（請參閱附記簡介）。李龍先生是在網路上看到了《李浴日基金會》的登錄和舉辦的活動後來信與我們連絡，進而主動參與我們工作的。三、四年來他為我們收集了許多父親在大陸時的資料，並主持《李浴日基金會》世界論壇的史跡專欄。他曾告訴我們說看到我父親曾用“李龍”筆名寫的一篇文章，笑說那是父親早先有囑咐，要求繼續先父的兵學事業研究。對我們兄弟來說，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而近乎神奇的事情。我們徵得李龍先生的同意，轉載他近年來對父親在兵學、政治方面的著述所發表的八篇論文，列入全集第四冊，這些論文深入的探討或總結父親在各階段和各領域上的論述。此外，他更付出不少精力輯錄〈李浴日年譜〉，使得此全集能夠更為完整。我們由衷的感謝李先生義務的幫忙，更敬佩他那種繼往開來的精神和熱忱。

在《李漢魂將軍日記》中，對父親有如下的評語：「浴日專力於研究孫子及兵學，頗有成就，足見專力一事，日久必有所成也。」再讀到這些話語時，精神為之振奮，希望我們能夠再接再厲，繼續發揚他救人的兵學思想。

附記：李龍先生畢業於廣東中山大學本科，長期以來，致力於區域文化的研究、創作和收藏，為廣東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間主要學者之一。現為湛江師範學院雷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湛江海洋大學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員，曾任雷州市第七屆政協委員，現任雷州市第八屆政協委員。

祭父文

李仁繆

2011 年 4 月

父親大人靈前祭酒

與您生離死別已近一甲，您遽世時尚值牙牙學語，記憶中未帶失怙之痛，只隱隱記得靈堂上香煙裊裊梵音繚繞，輓聯飄蕩花圈林立，家人披麻帶孝扶柩慟哭，弔唁者落繹不絕於途。其後雖然您遠居天國，但是吾等每年必然探望您好幾回：清明時節闔家大小前往圓通寺，沿著相思林的登山步道拾階而上，攀爬寺前的麒麟石尊，向觀音菩薩頂禮摩拜一番，聽著比丘尼的木鼓佛音，然後鑽進那陰暗狹礙的琉璃塔里，撣去您骨灰壇上的塵埃，回程時，也總會佇足小憩寺前凝思懷舊，眺望那炊煙四起的台北盆地和蜿蜒如帶穿梭其中的淡水河，沁涼的山風透過林梢映著五彩繽紛的晚霞讓人感覺特別神清氣爽，就如同領受了眾神的福持一般；每逢您的祭日與除夕團圓時，先母都會備妥香案蠟燭與三牲果品，在您的牌位前三跪九叩後大快朵頤一番，成了孩提時代巴望的饞嘴日子；又當考試與危急關頭，都會向您禱告乞福。雖然未能親受您的教誨，但是時時感覺您音容宛在近在咫尺，如影相隨亦步亦趨的保佑著吾等孤雛。

先母口述您自幼聰穎好學飽讀詩書又深諳韜略，少年時代獨自負笈廣州與上海，並涉險日獄親歷日寇凌虐，感愾國家內憂外患不斷，深刻體認救國救民必需先救思想，於是棄政從文，立志重振兵學來喚醒國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並毅然東渡扶桑訪索兵訣，深入探討古今兵家論術，集其大成而創作《孫子兵法新研

究》專著，啼聲初試一鳴驚人，被兵家學者奉為圭皋歷久不衰。您以弱冠之年手創「世界兵學社」，出版兵書與兵學月刊，獨力創作與編譯，並集邀稿、校對、印刷、發行、銷售等所有事務於一身。青壯之年數涉宦海，秉持官箴禮賢下士，為人正直鄙斥貪腐。您終極一生專注兵學事業，虛懷若谷不露鋒芒，論述無數著作等身。生前文人墨客兵家將領齊聚一堂，共襄救國之大志宏願；玉樓之前則是冠蓋雲集悲痛莫陳，人神共泣如喪國樑。

吾等子女心目中，您生於憂患死於驟然，詩文才子引領風騷，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碧血丹心忠黨愛國，憂國憂民留名千古，筆帶鋒芒言語犀利，論證嚴密氣勢磅礴，書生氣質兵家才能，披肝瀝膽死而後已，誠為當代鮮有的卓越軍事理論巨匠。吾等身處異邦雖然各有作為，但都未能繼承您的兵學志業，常年引以為憾。及近花甲之齡才體認出您的思想與志業如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為之吾等誠惶誠恐的謹在三載前設立「李浴日紀念基金會」，同心協力鍥而不捨的親手將您巨著重新整理陸續上網，再讓世人瞻仰您的文采重溫您的哲思。來日還望能以匹夫之勇溯著您的腳印，竭盡所能聚沙成塔的來激勵兵學研究，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地傳揚中華文化。

愚兒仁繆叩首於您一百又三冥誕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網站與我

李佳玲

2013 年 12 月

六年前為了紀念先祖父即將到來的百歲冥誕，我的父親（李仁繆）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紀念先祖父李浴日先生。首先父親填寫了公司的申請表，再找了個黃道吉日去州府正式註冊了非營利性的公司「李浴日紀念基金會」。父親告訴我說，他計劃把先祖父的所有遺著收集整理後在網路上發表以供所有人免費閱覽，讓先祖父的兵學思想再度發光並普及衆生。因為我曾經受過網頁製作的訓練，父親就囑咐我要利用課餘時間來幫忙建立基金會的網頁。

在註冊了基金會自己的網域（www.leeyuri.org）後，我們選定了網絡商來儲存我們的網頁，並且設定郵箱地址，然後開始設計網頁，這也是最主要也是最具考驗性的工作。參考了許多不同公司機構的網頁后，我們定訂了三個方針，一是要有中國風味，二是要帶動畫的功能，三是繁簡體與英文兼顧。頁面的基本格式，我們決定採用淡綠色的草書為底面，兩邊襯以中國紅的紋飾，紅綠的配色會帶給人喜氣而莊重的感覺，基金會全名則以紅色篆書列於頁首，網頁內容則採用黑色隸書撰寫。首頁以動畫來帶給觀衆一個別開生面的感覺，我們引用了一幅中國水墨蘭竹畫的橫幅，將其鑲框，並在畫上添加了「高風亮節、王者之香」的題詞，藉畫來展示先祖父的風骨，整幅畫軸向左滾動開展，（巧的是，八個月後的北京奧運的開幕式也有類似設計的節目）向人展示出歡迎的誠意。

在功能方面，除了首頁，我們還設立了生平事蹟（下設年譜略傳、著作年歷、紀念文集、照片手札、浴日夫人、孫子亭碑等分欄）、網上著作（下設孫子類、戰理類、政治類、論叢類、月刊類、中國兵學大系與兵學叢書等分欄）與新聞記事等欄目。網站的架構設定後，父親負責內容的撰寫，我則將現有的書籍文章拆卸，掃描並轉換成 PDF 文件後上網，這樣可以方便讀者從網路上下載。終於，我們趕在先祖父的百歲冥誕之前完成了基金會網站的設立，並登錄了許多資料與遺著，這是我個人的第一個全方位的網站設計與製作，至今仍引以為傲。

往後，我們還陸續增加了新的欄目，如世界論壇、我的博客、有獎征文等，網站的點擊率也陸續攀升，經由谷歌的網路追蹤調查，我們的網站每個月平均會有七、八百次從世界各個角落發出的點擊率。由於造訪率高，現在經由谷歌搜索引擎查詢兵學資料的幾乎都會被指引到我們的網站。由此看來，我們的功夫沒有白費，不但讓人們可以輕鬆地找到兵學資料，也讓先祖父的精神再度照亮世人。

目前基金會網站上還有很多資料需要更新與充實。譬如，今年父親將先祖父的所有遺著收集起來編纂了《李浴日全集》，即將陸續上網讓人免費閱覽。而我，對被賦以長期負責維持「李浴日基金會網站」的任務感到光榮與驕傲，能運用我的所學為先祖父盡孝亦是我的義務也是我的責任，我將盡我最大的努力來超越長輩們對我的期望。

《李浴日全集》與我

李佳珉

2013 年 12 月

就在一年前我的父親（李仁繆）告訴我說他從案頭上的《徐志摩全集》得到一個啓示，就是我們也應該將先祖父李浴日先生所有遺著合編出版一套《李浴日全集》。後來，他花了好幾天的時間來探討比較在中國、香港、台灣和美國出版書籍的利弊，他覺得中國和香港雖然印刷費用較低，但是有出版法規的約束，台灣規定較少但費用不低，而美國自行出書比較自由，還可以隨要隨訂，免除庫存，雖然單價高，但比較適合我們的情況，所以他覺得在美國自行出版書籍是可行而且值得嚐試的。

因為我們從未出版過書，沒有實際的經驗，所以父親對我說我們要土法煉鋼，就是從實際的樣本逆向來試驗。他要我幫他準備版面設計事宜，而我姐則幫忙電子排版。首先，我們需要決定書的格式、頁面的大小、字型與其大小。為了宏揚祖父的功績，我們採用精裝本並帶封套的格式，頁面不能太大也不宜太小，以 6 英寸寬 9 英寸長的尺寸標準比較適中，若全書 700 頁就有 1 英寸半的厚度則最為大方。至於紙質我們覺得以象牙色調比純白色較養眼，紙質則以中等重量為宜。字體方面，我們參考了許多中文範本，挑選了新宋體 11 號大小為正文，楷書為副，每行以 1.5 行為間隔，這樣讀起來比較不吃力。

整書最吃重的設計就是封面，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門面工程，我們的大門既要切題又要莊重，但也不能太過單調或炫麗。參考了許多樣本都難以滿意，後來父親覺既然是紀念祖父，就需要以

祖父做封面的主題，直接使用原照片會顯得平淡，因此我們利用電腦軟件製造了特效肖像，然後加上祖父親筆簽名作為中文書名《李浴日全集》的大標題，而上聯是英文書名，下聯則是基金會的名稱，都是金色字體以示端莊。這四樣元素，在封面上各據一方，四平八穩，不多也不少，而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設計充份地表現了李浴日的個人風格。我們還決定每冊封面使用不同的底色，如中國紅、草綠、寶藍與金黃來做區分，讓整套全集在封面設計上既有一貫性而且還能同中有異。

至於封底，我們決定承襲祖父早年遺著再版時一致使用的唐代二十八宿銅鏡背面圖為主體，配以祖父所提倡之「救人的兵學思想」的文字闡述。封面的裙邊上略述祖父的功績，封底裙邊內是先祖父對唐代二十八宿銅鏡背面圖的引喻，封脊則是中英文書名排成一列。

最後，說到《全集》內文字的來源。因為是要將先祖父的文章由上而下的書寫方式改為現行的橫書方式，那是一項沉重的大工程，這些事都由姐姐和幾位叔叔伯伯阿姨們接力合作來完成，我在此代為略述之。如果原文清晰，就會比較省力些，但也要經過幾個步驟，首先要將原書拆開，掃描每一頁後，通過電腦進行字體辨識，然後用特殊軟件將掃描件轉換為文字版式後，再轉成橫書格式，就成為初稿。有了初稿后，還要詳細逐字校對修正，所有文件定稿後再統一編排，加上頁眉頁腳，轉換成 PDF 文件后才能送交印刷廠。假如原文不夠清晰而電腦無法辨認，那只有以人工方式一字一字的打出來了。

經過四個月的努力，當我們收到第一本樣書後，它的精美讓我們大家都興奮難以自已，高興的是慎密的計劃讓我們完成當初的夢想，開懷的是感覺到祖父的精神得以再生得以延續。父親說，為了發揚祖父的兵學研究，他會一如繼往將《全集》上網免費讓大衆閱讀，至於精裝本《全集》，除保留給贊助基金會善款的人做為紀念品留念外，也會將其捐贈給圖書館作為舘藏，這樣既可精簡出版數量也可以節省紙張，為保護綠色地球而盡一份世界公民的義務。

有時我會不禁自問，先祖父當年沒有電腦，沒有掃描器，只有鉛字印刷，還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能夠出版這麼多的書籍與雜誌的。無論如何，我很慶幸有這麼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來貢獻我的能力，我將會竭盡所能地為先祖父奉上一份遲來的孝心。